

# 薩伊總統莫布杜及其政權

饒垣成

## 前言

薩伊 (Zaire) 國名是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七日由金夏沙剛果 (Congo-Kinshasa) 更名而來，該國於一九六〇年六月卅日脫離比利時八十年的殖民統治，宣告成爲獨立國。現有人口二千六百萬，面積二千三百四十五萬平方公里，是非洲大陸上第三大國，天然資源豐富，盛產鋅、銅、鈾和寶石<sup>①</sup>。

獨立初期的薩伊不幸陷于四分五裂，地方割據的局面。雖經聯合國的出兵干預，混亂的社會一直要等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四日莫布杜將軍發動軍事政變并攫取政權後，才漸漸安定下來。然而，經過將近十二年的莫布杜統治的薩伊，又於今年三月八日，在沙巴省 (Shaba 即以前的 Katanga 省) 南部突然發生武裝入侵事件，據當地駐軍司令佐吉將軍 (Bumba Moaso Djigi) 說，入侵敵兵約一萬人，是由一九六〇年時代逃入安哥拉北部的「卡坦加憲兵」和外國僱傭兵所組成<sup>②</sup>，經過兩個多月的戰鬥後，入侵軍隊雖被暫時逐出國境，但在世人都讚譽莫布杜統治下的薩伊社會已漸次走上安定和繁榮的今天，同時莫布杜個人聲望也正值如日中天之時，爲甚麼突發這樣的動亂，實在耐人尋味。爲此，本文擬從莫布杜在薩伊政壇上的崛起，莫布杜政權的內政外交以及在這次沙巴省的動亂中所採取的因應措施，加以剖析。

## 一 莫布杜是怎樣攫取政權的？

莫布杜在薩伊政壇上是一個頗富傳奇性的人物。他生於一九三〇年，隸籍厄瓜多爾 (Equateur) 省的利沙拉 (Lisala)。中學還沒有讀完，他便投身軍旅。從此，官星高照，平步青雲！

註① Atlas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mondial, pp. 222-223

註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5-27 March 1977

世人或許都知道，莫布杜熟讀了義大利馬基弗利的「霸術」(Prince)和法國拿破崙的傳記<sup>③</sup>。事實上，他更崇拜土耳其的凱穆爾(Mustapha Kemal)<sup>④</sup>。因此，他學會許多謀略的運用，也深深了解軍隊在亂世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在開發中國家對政權穩定的重要性。

一九五六年他在薩伊比人軍事學校修完二年的課業後，擔任當地「前途」(Avenir)報記者。一九五八年赴北京，一面仍擔任該報記者，一面在北京的新聞學院及高級社會科學學院進修<sup>⑤</sup>。自此，他便很細心的交結比國有錢有勢人士和比利時的情報局人員<sup>⑥</sup>。他也看出當時薩伊民族獨立運動的主流，因而加入魯孟巴領導下的「剛果民族運動」組織(Mouvement National Congolais)，同時擔任魯孟巴的私人祕書<sup>⑦</sup>。一九六〇年薩伊獨立時，他被徵召回薩，被任命為魯孟巴內閣行政祕書長<sup>⑧</sup>。甫經獨立的薩伊，不料在金夏沙附近的迪斯鎮(Thysville)駐軍發生兵變。(薩伊籍兵企圖一網打盡比籍軍官)。兵變前一天，該地駐軍唯一的薩伊籍軍官波波梭(Louis Bobozo)曾電話請示身兼國防部長的魯孟巴內閣總理。適魯氏不在，而莫布杜代為答話。莫氏在電話中除教唆該軍官放手做去外，更鼓勵該軍官說，事件過後還大有升遷的機會！為加強該軍官的信心，莫氏還說他自己即將轉入軍中，因為他不願長久廝守有職無權的位子<sup>⑨</sup>。就這樣，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四日發生兵變，以致一發不可收拾，動亂因此延續了數年。

該次兵變後，薩伊沙巴省在卓姆貝(Louis Tshombé)領導下，於七月十一日宣佈脫離中央，成立獨立政府。其它地區也頓時陷入全面大混亂，薩人到處掠奪財物和屠殺白人。嗣後，比國駐軍司令和一些比籍軍官被免職。當時，魯孟巴政府只好匆匆任命薩人替代空缺。莫布杜被徵召擔任薩伊國軍參謀總長職，同時晉升上校<sup>⑩</sup>。事實的演變真不出莫氏所料，這是他從政轉軍也是他日後步步高升的一個契機！

一九六〇年九月五日，卡沙伏布(Joseph Kasa-Vabu)總統罷黜魯孟巴內閣總理職。但二天後，薩伊國會上下兩院又以絕大

註③ Decrane, p., Le symbole d'une réussite, Le Monde, 30 mars 1971

註④ Kamitatu, C., La grande mystification du Congo-Kinshasa, p. 168

註⑤ Decrane, p. op. cit., Le Monde, 30 mars 1971

註⑥ Kamitatu, C., op. cit., p. 37

註⑦ 據筆者一位薩伊友人所說。

註⑧ 法文原文。“Secrétaire d'Etat à la Présidence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 Kamitatu, C., op. cit., p. 45

註⑨ Kamitatu, C., op. cit., p. 49

註⑩ Kamitatu, C., op. cit., pp. 49-50

多數投票否認卡沙伏布總統權力<sup>⑫</sup>。在這情況下，莫布杜得到當時在薩伊平亂的聯合國軍中摩洛哥籍的指揮官克打尼(Kettani)之助<sup>⑬</sup>，於九月十五日發動軍事政變。政變成功後，莫氏宣稱其政變目的是為卡沙伏布和魯孟巴二人的政爭做一調停人，待該二人言歸于好後再還政給他們<sup>⑭</sup>。其實，莫氏政變真正目的是要鋤滅魯孟巴<sup>⑮</sup>。於是，莫氏在取得政權後次日，下令軟禁卡沙伏布與魯孟巴。莫氏料到魯孟巴必不甘休，勢將設法逃離它往，而後科以逃犯罪名，名正言順的處以極刑。果然，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廿八日魯氏逃出禁所，企圖前往史坦利城(Stanleyville，今已改名為Kisangani)建立親共政權，但途中果被莫布杜截回。

魯孟巴被捕後，曾引起聯合國一陣震驚！安理會在蘇聯代表要求下曾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但由於美蘇陣營針鋒相對，會議毫無結果<sup>⑯</sup>。因此，以夸及利亞駐聯合國代表瓦枯古(Jaja Wachuku)為首的十七個調停委員會<sup>⑰</sup>，着手積極調查。莫布杜為避免該委員會與魯孟巴接觸，急將魯孟巴從首都遞解別處。原擬送到卡塞省的巴光果(Bakwango)城，以便交給魯孟巴的一個死對頭卡侖吉(Albert Kalonji)處置<sup>⑱</sup>。後得知巴光果城唯一機場有聯合國軍看守，莫布杜深恐聯合國軍干預，而決定送到伊利沙伯城(Elisabethville 現已改名為Lubumbashi)交給魯孟巴另一個死敵卓姆貝。卓氏遂把魯孟巴交給他手下的劊子手穆農果(G. Munungo)加以處死<sup>⑲</sup>。這是莫布杜借刀殺人的最高明的手法！

魯孟巴被殺後，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莫布杜還政於民。卡沙伏布總統為答報他「治亂」有功，遂晉升他少將<sup>⑳</sup>。從此開始與卡沙伏布合作解決卓姆貝在沙巴省成立的分裂政府。一九六二年四月，卓姆貝被捕，但旋即由莫布杜把他放逐歐洲。

一九六三年，莫布杜赴以色列接受三個月的傘兵訓練<sup>㉑</sup>。次年，當聯合國軍撤離薩伊已屆尾聲之時，莫布杜離以返薩伊。目睹

註⑫ Leclercq, C., L'ONU et l'affaire du Congo, p.114

註⑬ Kamiatu, C., op. cit., p. 69

註⑭ Kamiatu, C., op.cit., pp. 70-71

註⑮ 如所週知，魯孟巴與聯合國前秘書長韓馬紹閣翻後，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廿五日，在薩伊首都召開十一國泛非會議，希望非洲國家能支持他。結果，一無所獲！失望之餘，只好求助蘇聯出兵干預。這對西方國家是一個威脅！因此，莫布杜在得到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支持下，發動第一次軍事政變，目的是剷除魯孟巴。這樣，一則可以挽救薩伊在魯孟巴治下變為共產國家；二則莫布杜可以去掉一個潛在政敵。

註⑯ 細節可閱·S/PV 912-920, 7-20 Decembre 1960 聯合國檔案。

註⑰ 該委員會是根據一九六〇年九月廿日聯合國大會決議，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廿四日成立。辦公處設在薩伊首都。初成立時共十七國，後來幾內亞與馬利兩國退出。見聯合國檔案A/4592。

註⑱ 卡侖吉曾說過，如他活抓到魯孟巴，他要把魯孟巴的頭作成器皿。見·Kamiatu, C., op. cit. p. 87

註⑲ Kamiatu, C., op. cit. p. 87

註⑳ Kamiatu, C., op. cit. p. 90

註㉑ Kamiatu, C., op. cit. p. 101 note 1

當時的阿都拉 (Cyrille Adoula) 政府無法平定以吉森卡 (A. Gizenga) · 穆勒勒 (P. Mulélu) 和蘇米阿羅 (G. Soumailot) 等地的叛亂，莫布杜旋赴歐暗與有關國家密商求援，并邀請當時被放逐在歐洲的卓姆貝出山<sup>②</sup>。

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卓姆貝政府後，莫布杜同意卓姆貝主張，招募僱傭兵剿亂。次年四月亂平，舉行議會選舉，結果卓姆貝集團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卡沙伏布深恐卓姆貝將在一九六六年三月的總統選舉時再度獲勝，遂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三日罷黜卓姆貝內閣總理職。另成立金巴 (E. Kimba) 內閣<sup>③</sup>。當時，莫布杜是支持卓姆貝的，眼看卓姆貝被罷黜，新成立的金巴內閣又採取左傾親共政策，遂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四日發動第二次軍事政變。

## 二 莫布杜是怎樣維持他的政權的？

莫布杜第二次軍事政變并攫取政權後，立即要求薩人給他五年的時間專政，以便收拾薩伊的政治爛攤子。

當時在「整個國家機能陷于癱瘓，政界人士只知營私舞弊，國家經濟淪落外人手裏，老百姓盡被遺棄」的情況下<sup>④</sup>，莫布杜領導干政，對薩人來說，確如救世主的現身！因而甚得一般人的擁戴！莫布杜本人也很了解當時人民的這點心理。所以，他也曉得趁熱打鐵手法，組織羣衆，成立「共和國志願工作團」(Corps des Volontaires de la République) 其宗旨則如該團洋文簡稱·CVR 所含的三個意義<sup>⑤</sup>：(一)、薩伊人的民族感 (Conscience nationale) · (二)、衛國警覺性 (Vigilance) · (三)、國家重建 (Reconstruction nationale) 。

該團成立後，便迅速的深入全國各地，掀起擁莫布杜熱潮，把他塑成全國唯一偶像。

莫布杜在羣衆中樹立了威望後，便着手設計鋤滅政敵第一步，他以殺雞儆猴手段在卅萬羣衆前活活吊死四位曾擔任歷屆政府首長，即有名的一九六六年「復活節陰謀」<sup>⑥</sup>。第二步，是做權力集中於一身的三項重大工作<sup>⑦</sup>：(一)、他把一九六二年畫定的全國廿一省重畫爲八省(即把殖民時期畫定的六省中，除四省如Equateur, Orientale, Kivu和Katanga維持原樣外，另把其它二省即Leopold

註<sup>①</sup> Kamitatu, C., op. cit. p. 101

註<sup>②</sup> 當時金巴內閣的外長爲卡米大杜 (Cleophas Kamitatu)，採取所謂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即有意承認中共并與之建交。後因美國施予強大壓力而未實現。但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聯合國大會上表決「中國代表權問題」時，薩伊代表退席不投票。見·Kamitatu, C., op. cit. p. 138

註<sup>③</sup> Kamitatu, C., op. cit. p. 218

註<sup>④</sup> Vanderlinden, J., République du Zaïre, p. 28

註<sup>⑤</sup> Kamitatu, C., op. cit. pp.166-178; Vanderlinden, J., op. cit. p. 30

和Kassi各分為二而成爲另外四省)。各省省長不再如以往由民選，而改由他自己任命<sup>②</sup>。(二)、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廿日成立「人民革命運動」(Mouvement Populaire de la révolution)組織<sup>③</sup>。(三)、訂定新憲法，採取總統集權制<sup>④</sup>。

事實上，莫布杜的政權起初是建立在「兵沙集團」(Groupe de Binza)與軍隊二大支柱上的。換句話說：在他掌政初期，政治上支持他的是幾個與他一同聚居在金夏沙近郊的兵沙山丘上的幕僚如彭波哥(Bombokao)，能大卡(Nendaka)和恩德勒(Ndélé)等人<sup>⑤</sup>。軍事上支持他的，除他自己爲首的直系部屬外，還有以他的舅翁波波梭(即一九六〇年七月四日兵變事件主導人)將軍控制下的殖民時代的薩伊軍人<sup>⑥</sup>。

莫布杜出身軍旅，因此，他對軍隊有深厚的關係和感情！他認爲，在薩伊只有軍隊能潔身自愛，也只有軍隊保存了獨立完整性和愛國親民的熱誠！<sup>⑦</sup>。所以，他也很曉得善待軍人但同時也深能控制軍人。

莫布杜對「兵沙集團」人物則常懷戒心。深恐他這些政治老班底日久後可能在國內興風作浪，因此，在他成立了「人民革命運動」組織後，他漸次把原來支持他的這個政治核心移轉到這個新組織上。爲此，他第一步把那些老班底派遣出使國外，第二步是經過一兩年後再把他們召回給予閑職同時加以監視。

「人民革命運動」組織是該國「總統化身的唯一政治組織」<sup>⑧</sup>，直接由莫布杜自己領導，大量吸收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與工團組織的領導人做他的新幹部。

莫布杜獨攬大權以後，便開始進行解決財經問題：(一)、礦業國有化<sup>⑨</sup>，目的是要把比國人控制下的礦業移轉到薩人手裏。(二)、幣制改革，把當時的幣值貶值百分之三百，即以一千元剛果法郎折合新薩伊幣一元，并建立以一元薩伊幣對二元美金的匯率<sup>⑩</sup>。由

註② 見薩伊一九七四年憲法四十條。該條文可查·Vanderlinden, J., op. cit. p. 51

註③ 國內或有人把它譯爲「人民革命行動黨」。筆者未隨此譯名，原因是莫布杜本人就堅持說，他創立的這個組織是一個政治「運動」，而不是一個「黨」。此點可參閱·Vanderlinden, J., op. cit. p. 29

註④ 見薩伊一九七四年憲法第卅條，該條文檢查·Vanderlinden, J., op. cit. p. 50

註⑤ Kamiatu, C., op. cit. p. 98

註⑥ Kamiatu, C., op. cit. p. 156

註⑦ Kamiatu, C., op. cit. p. 218

註⑧ 見薩伊一九七四年憲法第廿八條。該條文可查·Vanderlinden, J., op. cit. p. 50

註⑨ 莫布杜聰明之處，是在發布的正式公文或談話中，從不用「國有化」(Nationalisation)的字眼，而用「收歸」(Récupération)或(取回)(Reprise)。參閱·Guélivrière, Jean de la, La "seconde indépendance" du Zaïre, Le Monde, 21 février 1974

註⑩ Cornevin, R., Histoire de l'Afrique tome 3, p. 499

於當時國際貨幣基金會和美國的大力資助<sup>⑤</sup>，以及銅價在國際市場上的直線上漲<sup>⑥</sup>，遂使他的幣制改革很順利的完成，并獲致國際信任。因此，也使該國在一九六〇年末期國庫收入豐盈！(三)、頒行一九六九年投資條例，吸入比、法、美、日等國的大量投資<sup>⑦</sup>。而且，歐洲發展基金會與世界投資銀行也在薩伊大量投資興建一系列的大水壩和發電工程<sup>⑧</sup>，因而帶動了該國經濟繁榮！

經過五年的軍事統治後，果然，莫布杜也兌現了他對薩伊人所作的諾言：還政于民。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舉行總統選舉。莫布杜以唯一的總統候選人取得百分之二百的全民投票率，當選為七年任期的總統。全年十一月五日舉行議會選舉。其方式是從「人民革命運動」組織中選拔二千五百名各地代表，而後由莫布杜本人任命三十四名為中央幹部外，另甄選四百卅名為地方幹部<sup>⑨</sup>。

莫布杜當選總統後的新政，是積極推行所謂的薩伊「固有文化復興」運動(Le recours à l'authenticité zairoise)。據莫布杜解釋說，這個運動主旨是要使薩伊人能真正生活在該國的傳統文化泉源中，從而找回已失落了多年的薩伊人的人格與價值<sup>⑩</sup>。因此，莫布杜立刻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七日宣佈「剛果民主共和國」改名為「薩伊共和國」；十一月十九日，更換國旗；十二月八日更換國歌<sup>⑪</sup>。除此之外，殖民時期所使用的地名與人名也一一加以更改！例如行政區單位的省(Province)改用 région、縣(District)改用 sous-région、區(Territoire)改用 zone、村(Village)改用 localité<sup>⑫</sup>。再如首都里奧波城(Léopoldville)更名為金夏沙(Kinshasa)，卡坦加省(Katanga)改稱為沙巴省(Shaba)。人名的更改則大多是屬於領洗入教時所取的基督「聖名」，如莫布杜本人原叫 Josephé-désiré，改叫 Sésé-Séko。至於一般混血種公民，其名可以不改，但其姓要改，即如該公民之父是外國籍民但其母是薩伊籍民時，則其姓改隨母姓<sup>⑬</sup>。

緊接這個薩伊「固有文化復興」運動之後，便是一連串的行政改革：(一)、頒佈退休條例。限令年滿五十五歲或在政府中服務期滿卅年的公務員，必須自行退休。(二)、撤消原隸屬內政部國家警署(Police Nationale)。另成立國家憲兵署(Gendarmerie Nation-

註⑤ Cornevin, R., op. cit. p. 500 note 1

註⑥ Cornevin, R., op. cit. p. 497 note 2

註⑦ Guéhenière, Jean de la, op. cit. p. Le Monde, 21 février 1974

註⑧ Ngabissio, N.-N., Inga ou le défi de Mobutu, Jeune Afrique, No. 621, 2 décembre 1972, pp. 16-17

註⑨ Afrique contemporaine, No. 52, nov-déc. 1970, p. 15

註⑩ Afrique contemporaine, No. 63, sept-oct. 1972, p. 20

註⑪ Cornevin, R., op. cit. p. 500 note 4

註⑫ Afrique contemporaine, No. 53, sept-oct. 1972, p. 21

註⑬ Jeune Afrique, No. 577, 29 janvier 1972, p. 20

ale)·將之併入軍中，直隸莫布杜統一指揮。(三)、撤消各地的工農商總會與工會組織，另成立「薩伊民族企業聯合會」(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Entreprises zairoises)。

隨着這行政改革之後，便進行軍政外交人事上的大整肅。在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間，被整掉的對象計有：八個將級軍官；八個駐外交大使；二個部長；六個省長；和三個地方教育長<sup>④</sup>。

經過這一陣的行政改革與人事大整肅後，莫布杜更是大權獨攬；而其政權也似乎更加鞏固起來！

### 三 莫布杜政權的反對勢力

莫布杜在第二次軍事政變再度掌權初期，是頗得民心的。可是，當他漸漸的披上國家獨裁者的大衣後，好些薩伊人失望了！反對他的勢力也日益滋長起來！

莫布杜政權的反對勢力有下述三大主流：第一、薩伊天主教徒；第二、國內外的薩伊知識份子；第三、莫布杜個人的政敵。

薩伊境內約有八百萬天主教徒<sup>⑤</sup>，約占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天主教教會在薩伊的教育界，不論殖民時期或獨立時期，都一向扮演主要角色<sup>⑥</sup>。因此，在薩伊政壇上担任要職的也大多是天主教徒，(比如莫布杜本人就是天主教徒)，另外，「人民革命運動」組織中有四分之三都是天主教徒<sup>⑦</sup>。一般天主教徒不滿莫布杜政權實種因於莫布杜的獨裁！他們的具體反對行動則導因於莫布杜大力推行的薩伊「固有文化復興」運動。因而引發一九七二年轟動國際的「馬露拉事件」。事緣當時金夏沙教區主教馬露拉(Joséphé Malula)挺身而出并聯合薩伊全境五十多個教區主教，強烈譴責莫布杜否認基督教在薩伊傳統固有文化上的價值。這些天主教領導人物認為：「基督教義是薩伊固有文化的泉源(Le Christianism est la source de l'authenticité)<sup>⑧</sup>。這一股反莫布杜的呼聲，立即得到比國與法屬西非各國天主教人士的響應和支援<sup>⑨</sup>！但莫布杜并不示弱；他除嚴厲警告馬露拉主教必須對其言論担負一

註④ Afrique contemporaine, No. 63, sept-oct. 1972, p. 21

註⑤ Debraene, p. Au delà de l'affaire Malula, Le Monde diplomatique, mars 1972, p. 14

註⑥ 一九五四年在金夏沙設立的第一所大學就是由天主教耶穌會辦的。另外，據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統計，在天主教學校就讀的學生：小學二百廿萬人占百分之六十五；初中十四萬人中占百分之四十六；高中七千人中占百分之九十五。見·Corneyn, R., op. cit. p. 487 note 3

註⑦ Solé, R., Le Zaïre entre Dieu et César, Le Monde, 30 juin 1972

註⑧ Debraene, P., op. cit. Le Monde diplomatique, mars 1972

註⑨ 同註⑧。

切可能引起的政治後果外，并暗示逮捕馬氏<sup>⑤</sup>。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一日，馬露拉只好趕緊逃往羅馬。莫布杜便發動「人民革命運動」組織占領馬露拉主教公署與其它天主教修院。除此之外，并威迫薩伊境內卅三位薩伊籍主教加入「人民革命運動」組織。從此，天主教會完全置於莫布杜的控制之下。梵帝岡教廷對該事件，自始即採含默態度。最後只有讓步，接受既成事實。事後暗中與莫布杜協商，要求莫氏准許馬露拉重返金夏沙教區并保證他的安全，以挽回一些面子。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馬露拉終於回到了薩伊。至此，「馬露拉事件」告一段落；而不滿莫布杜政權的天主教人士表面上好似與莫布杜合作，但事實上他們仍在待機而起。

薩伊國內外的知識份子之反對莫布杜政權，主要是政治意識上的。這裏所謂的薩伊知識份子是指中上大專的學生與大專畢業生來說的。他們也如同當時的一般老百姓一樣，把莫布杜當作救世主來看待。都期望莫布杜能以新的精神來重建新的國家。他們所謂新的精神指的「科學的社會主義」<sup>⑥</sup>。換句話說，他們主張莫布杜政權實行社會主義。然而，事實上莫布杜所採行的是自由經濟主義。因此，在這些知識份子看來，那簡直就是新殖民主義。於是由這政治意識上的差異，漸漸的產生了对莫布杜政權的反感。再加上莫布杜個人在作全國各省的學生獎學金數額與金額分配上的偏差，因而觸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學生反政府的示威；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反前任美國副總統韓福瑞訪金夏沙的反美示威。經此二次示威後，莫布杜下令解散全國學生聯合會。雖然如此，薩伊國內所有中學生與大學生又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四日成羣結隊到總統府請願，要求增加獎學金金額<sup>⑦</sup>。莫布杜因鑑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三日其鄰國布拉薩剛果于魯（F. Youlou）總統被示威羣衆迫下台的教訓，下令治安人員作無情的彈壓，結果一百多名大學生喪生。從此，莫布杜政權與其國內的知識份子便畫下了一道難於彌補的鴻溝！

薩伊在國外的知識份子，主要的是在倫敦、巴黎和普魯塞爾的留學生。其中絕大多數是領政府獎學金的。沒出國前，他們由於擁護莫布杜的積極表現，爭取到出國深造的機會。可是，當他們到了國外之後，接觸面廣了，深感到自己在國內時受莫布杜政權的蒙蔽！再因受西方的自由與民主精神的感染，於是他們對莫布杜的獨裁和奸詐也漸生反感！尤其他們對莫布杜與薩伊駐北京大使館利用一批職業學生對他們在國外的一言一行的監視更是恨之入骨！

上述薩伊的天主教徒和知識份子對莫布杜的反感，也不過是心理上的或政治意識上的。實際上對莫布杜政權并未起什麼影響。真正能威脅到莫布杜政權的是流亡在國外的莫布杜個人的無數政敵！

莫布杜的政敵大多數是在一九六〇年被莫布杜逮捕監禁後逃離薩伊的。他們在國外除成立組織，號召國外薩伊知識份子與天主

註⑤ Afrique contemporaine, No. 60, mars-avril 1972, p. 27

註⑥ Vanderlinden, J., op. cit. p. 29

註⑦ Kamitatu, C., op. cit. p. 257



教徒奮起推翻莫布杜政權外，更在薩伊東南部建立游擊基地，待機武裝行動。這一股反抗莫布杜政權的勢力，有下面三個主幹<sup>⑤</sup>：

(1) 瑞士日內瓦的吉森卡 (A. Gizenga) 領導下的「解放金夏沙剛果民主力量」(Forces démocratiques pour la libération du Congo-kinshasa)。吉森卡在一九二〇年時曾任魯孟巴內閣的副總理。魯孟巴被捕殺後，吉氏前往史坦利城 (Stanleyville，現已改名為 Kisangani) 成立分離政府。一九六二年被捕入獄二年，而後逃往蘇俄轉赴瑞士。

(2) 法國巴黎的卡米大杜 (C. Kamitatu) 領導下的「非洲社會主義陣線」(Front Socialiste Africain)。卡氏於一九六〇年曾任里奧波省省長，一九六二年任阿都拉內閣的內政部長，一九六三年改任工業發展與企劃部部长，一九六五年任金巴內閣的外交部長，一九六六年莫布杜曾邀他出任「社會中層階級」部部长 (Ministre des Classes moyennes)，但為卡氏拒絕而被捕入獄五年，一九七〇年初逃往法國。

(3) 安哥拉魯安達 (Luanda) 的菴本巴 (Nathanaël Mbumba) 將軍領導下的「解放剛果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 de la Libération du Congo)。菴本巴原是莫布杜屬下一個將領，一九六七年時被派往沙巴省西部魯阿拉巴 (Luabala) 地方，任該地新設立的警署署長，直隸莫布杜指揮。後因他反對莫氏不顧法紀，濫捕無辜，遭莫氏逮捕入獄。一九六八年初逃入安哥拉，當時他只有廿六歲。開始從事反莫布杜活動，在沙巴南部建立游擊基地。隨後或許得到獨立後的安哥拉的支持，於今年三月八日發兵攻擊沙巴南部莫布杜駐軍<sup>⑥</sup>。

這次菴本巴發動的軍事行動目的有二：一方面為探測莫布杜防禦力量與軍心；另一方面為探測當地人民的反應。事實上，他已作好推翻莫布杜政權的軍事與政治戰略部署：軍事上，是採取長期性的游擊戰；政治上，是組訓當地羣眾，並加以政治意識的貫輸，以便隨時從事策反工作。這政治戰略似乎更是他努力的重點。多年來他已在沙巴省與卡塞省 (Kasai) 南部山區叢林或草叢地帶糾合了將近一百五十萬民衆<sup>⑦</sup>等待成熟時，一舉推翻莫布杜政權。

菴本巴領導下的「解放剛果民族陣線」，其政治意識是民族主義的，其立場是親西方的<sup>⑧</sup>。該組織在巴黎與普魯塞爾都設有聯絡處，經常對外發佈消息。這是一支反莫布杜政權最不可漠視的力量！

註⑤ Le Monde, 30 mars 1977

註⑥ 實際上，菴本巴發動三路攻勢：一路朝向沙巴省產銅重地柯威茲 (Kolwezi)。因為該地與西歐國家經濟利益攸關，所以也報導得最多。另一路是朝向卡塞 (Kasai) 省的池卡巴 (Tshicapa) 與魯魯阿堡 (Lulubourg)。Afrigue-Asie, No. 134, 2-15 mai 1977, pp. 13-14

註⑦ Afrigue-Asie, No. 134, 2-15 mai 1977, p. 15

註⑧ Le Monde, 30 mai 1977

## 四 莫布杜政權的外交攻策

討論莫布杜政權的外交政策，應同時從時間與空間二個範疇來看：時間上可分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一年與一九七一年迄今二個階段；空間上可分爲該政權對世界列強與對非洲各國二個範圍。

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間，莫布杜深知爲達到薩伊的統一和國家經濟的重建，必須有賴于世界反共國家的援助。因此，他一上台，便毫不遲疑的採取一面倒的親美和反共的外交政策。在他治下除設有美國軍經援團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小組外，還在中央政府的每一個部和地方的每一個省政府裏，都請有一個美國專家做「顧問」<sup>⑤</sup>。由此可想見莫布杜依靠美國的殷切情形！

在西歐，莫布杜則致力於歐洲共同市場國家的爭取，目的是爲發展貿易與吸收這些國家的投資。首先，他設法與其前殖民國比利時重修舊好。如所週知，比利時因其在薩伊的礦業投資被沒收，曾一度與莫布杜政權交惡。莫布杜也非常了解，如要吸引西歐其它國家到薩伊投資，就必須先與其前殖民國恢復正常關係。於是在一九六八年與一九六九年期間，莫氏曾二度親訪比利時。結果很成功的解決了兩國間的經濟權益爭執。其次，是極力爭取法國，他在這方面的努力，到一九七二年後漸次看到結果。

在亞洲，莫布杜則特別維持與我中華民國與日本的友好關係。目的是爲爭取我國更多的技術援助和日本的投資。對國際共產國家，特別是因鑑于蘇聯與中共曾力助魯孟巴及其餘黨在薩伊進行多年的傾覆活動，所以，在他上台後不久，一方面斷絕與蘇聯及其它東歐共產國家的邦交，另一方面，也拒絕與中共接觸。

在非洲，一方面，莫布杜盡力結好「非洲團結組織」和「非馬聯盟」組織，尤其加強與該兩組織中的溫和派國家的友好關係。因爲，這些溫和派國家都是反共的，莫布杜需要他們的支持，以利于他清剿其國內親共份子的叛亂。另一方面，莫布杜則與鄰近反共國家，如中非帝國、查德、喀麥隆和加彭締結「中非國家關稅同盟」<sup>⑥</sup>，以利于發展互相間的商務關係，同時孤立親共的布拉薩剛果。

爲表示與其它非洲國家同站在反殖民主義的一條陣線上，莫布杜特別支持安哥拉的民族解放陣線中的領袖之一荷爾登(Roberto Holden)，因爲，荷爾登是親美的<sup>⑦</sup>。

一九七二年以後，莫布杜改採多元化的外交政策。爲表現他所謂的獨立自主外交，他不再一面倒向美國，同時也放棄反共立場

註⑤ Kamiatu, C., op. cit. p. 176

註⑥ Afrique contemporaine, No. 41, Jan-fév. 1968, p. 12

註⑦ Kamiatu, C., op. cit. p. 271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和非洲國家關係中，莫布杜也想步戴高樂與季辛格的後塵，玩弄權術外交。首先他極力拉住法國，為給美國一點顏色，他向法國洽購四十五架法製的幽靈式軍機以及有關軍火<sup>60</sup>。其次，是恢復對蘇聯及其共產附庸國家的外交正常化關係，同時承認中共并與之建交。再繼而與非洲親共國家一個個建立邦交，他更與幾內亞親共政權締結軍事同盟。

為表現他是非洲大國的偉大領袖，除仍維持與「非洲團結組織」的友好關係和反葡萄牙殖民主義外，他毅然退出「非馬聯盟」組織。這點，他解釋說：他不能再讓薩伊局限于狹隘的地區性的組織，因為這有礙于整個非洲大陸的大團結<sup>61</sup>。事實上，他之所以退出該組織，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在他境內親共份子的叛亂已告平息與他的政權已超穩定的情況下，該聯盟對他已失去利用價值；(二)、他不願在該聯盟中被頗富聲望的桑果與胡斐總統的巨影，遮蓋了想出風頭的自己；(三)、「馬露拉事件」時，法屬西非各國對他的不滿，他仍耿耿于懷！他認為如再與這些國家廝守在一起，對他的政權不但無益而且有害<sup>62</sup>。

## 五 莫布杜政權是怎樣應付沙巴省南部的動亂

今年三月八日，沙巴省南部突發軍事衝突。對此，薩伊官方說是「僱傭兵入侵」或「卡坦加憲兵入侵」；美國說是「反對政府的武裝行動」；蘇聯說是「內部起義」；中共說是「蘇聯侵略」；法國說是受鄰國（即安哥拉）訓練的「外兵入侵」。不論如何，一般非洲問題專家認為：這是數年來不滿莫布杜政權的薩伊倫打（Lunda）族人，在菴本巴將軍的領導下，由蘇聯與古巴的支持，以安哥拉北部為基地而發動的軍事行動，目的是推翻莫布杜的獨裁統治。

薩伊國軍總共有四萬三千四百人。在整個非洲大陸來說，是屬第四軍事大國<sup>63</sup>。可是，莫布杜自己或許也沒料到他的軍隊竟是那麼不堪一擊！來犯敵軍採用夜間作戰<sup>64</sup>，薩軍無所適從，紛紛棄械逃亡或投誠敵軍。以致三週後入侵敵軍連陷數城，占領了沙巴省三分之一地區<sup>65</sup>。

註<sup>60</sup> Le Monde, 5 avril 1973

註<sup>61</sup> 同註<sup>60</sup>出處。

註<sup>62</sup> Afrique contemporaine, No. 64, nov.-déc. 1972, p. 26

註<sup>63</sup> 據倫敦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出版的The Military Balance 1976-1977下列三國國軍人數：奈及利亞有廿三萬，南非共和國有五萬一千五百，衣索比亞有五萬五百。

註<sup>64</sup> 據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一日法國總統對電視記者親口所說。

註<sup>65</sup> Le Monde, 5 avril 1977

面臨軍事挫折之時，莫布杜只好一方面試圖與敵軍和談，一方面遣使出國與有關國家密商對策。

首先，莫布杜密遣卓姆貝親弟到前線去，想以他的密使是沙巴人的關係去安撫敵軍。但都不得要領而還<sup>66</sup>。因為敵方在戰勝之餘，根本就不願與其密使接觸。

繼而莫布杜暗促奈及利亞作調人，滿希望以釜底抽薪辦法與安哥拉會談，以便解決其所面臨的困境。奈及利亞曾派其現任外交部長卡爾巴(J. Garba)到薩伊，從中斡旋。但也無結果，原因是安哥拉認為沙巴武裝衝突純係薩伊的「內部叛亂」，與安國無關<sup>67</sup>。

和談既不能，自己單獨打下去又不行，莫布杜只有向外國求援。當杜沙沙城於三月廿八日陷落敵軍手中後，柯威茲產銅重地勢危之時，他立刻派出他的現任外長彭特(Ngura Karl I Bond)到摩洛哥密商大計。為什麼莫布杜選擇了摩洛哥？摩洛哥又為什麼願意樂於為助？莫布杜之所以選擇摩洛哥，是因為第一、莫布杜認為摩洛哥軍可靠，同時也有在薩伊作戰的經驗和熟悉當地的地理；第二、莫布杜本人與摩洛哥軍在一九六〇年初期時已建立友好關係；第三、摩洛哥是法國可靠的友國，莫布杜相信法國在薩伊的軍事顧問可以幫忙他控制摩洛哥軍，摩洛哥之所以願助莫布杜，最主要的原因是為突破其因沙哈拉(Sahara)的爭執而被其它非洲國家孤立的情勢，進而企圖做溫和派非洲國家的領袖<sup>68</sup>。

薩伊外長與摩洛哥國王哈山第二次密談結果，為世人看得見的是四月八日摩洛哥出兵一千五百名到沙巴前線參戰。至此，莫布杜對平亂似乎已胸有成竹了。

於是，緘默了多時的莫布杜開始說話了。他於三月卅一日，透過薩伊通訊社，否認外傳他擬出國以便把位子讓給他的外長，好讓該沙巴省籍的外長去處理該地的動亂<sup>69</sup>。其後，莫布杜便採取一系列的措施：

(一)呼籲自由世界國家給他援助！以抗拒蘇聯在非洲地區的擴展。同時譴責蘇聯企圖攫取薩伊資源，作為征服南非共和國和整個非洲的跳板。<sup>70</sup>

(二)取消原定於三月卅一日揭幕的金夏沙與莫斯科的航線飛行<sup>71</sup>。

註<sup>66</sup> Le Monde, 5 avril 1977

註<sup>67</sup> Berr. Y., Zaïre: La riposte, Jeune Afrique, No. 850, 22 avril 1977 p. 32

註<sup>68</sup> 同註<sup>66</sup>出處

註<sup>69</sup> Le Monde, 1 avril 1977

註<sup>70</sup> 同註<sup>69</sup>出處。

註<sup>71</sup> 同註<sup>69</sup>出處。據云是出自蘇聯的要求。

薩伊總統莫布杜及其政權

(三)四月二日，正式函請「非洲團結組織」國家的支援。(摩洛哥的出兵是以此作為根據的)②。

(四)施行軍事新聞封鎖與普通新聞檢查③，同時嚴格監視外國記者的活動④。

(五)調動高級將領。把原派往沙巴前線作戰的指揮官艾露基(Eluiki Mango Aundu)將軍革職。改派辛卡(Singa Boyenge)將軍接替。另外，罷黜其陸軍參謀長彭巴(Bumba Mowaso Djogi)將軍，改派巴比亞(Babia Zingli Malobia)將軍充任⑤。

(六)在金夏沙市召集二萬多人的羣衆大會，作為對政府的聲援。(金夏沙市長曾在該大會激昂陳言支援莫布杜，但聽衆沒有一個拍掌或歡呼)⑥。

(七)與古巴和東德斷絕邦交。該二國都被控在薩伊進行傾覆活動⑦。

待四月九日，由法國供應運輸機把一千五百名摩洛哥軍增防柯威茲城後，薩軍頹勢才漸漸扭轉過來。莫布杜政權似乎暫時渡過一次危機。

## 結 論

莫布杜能在薩伊獨立初期外有列強覬覦，內有羣雄爭霸和地方割據的混亂不安局面中崛起，除了靠槍桿子外，最主要的，是他很懂得權謀的運用。在這方面，似乎他學到了老毛的一套統戰術。

當時，莫布杜也頗能了解國際列強在非洲地區進行的冷戰態勢。因此，他採取反共的立場，以博取美國的全力支持。在薩伊政壇上，他先拉住頗有名望且受巴剛果人擁戴的卡沙伏布，設法鋤滅魯孟巴，繼而整除卓姆貝，最後一脚踢掉卡沙伏布，自己登上王座！

莫布杜上台後，也頗了解薩伊人望治心切，於是立即成立一種類似民族聯合陣線，先把自己塑成民族偶像并建立完全屬於自己的新的羣衆組織，而後把他原來的政治老班底一個個剷掉。

註② Le Monde, 10-11 avril 1977

註③ Le Monde, 2 avril 1977

註④ 從四月五日到五月六日期間，莫布杜前後驅逐了包括美、英、法、西德與西班牙等國八名記者。他們都控與「叛軍」合作，并進行間諜活動。見：Le

Monde, 6 avril 1977 International Harold Tribune, 7-8 April 1977

註⑤ Le Monde, 2 avril 1977 & 6 avril 1977

註⑥ Le Monde, 5 avril 1977

註⑦ International Harold Tribune, April 5, 1977 & May 2, 1977

莫布杜執政十二年來，在他鐵血主義統治下，對薩伊確也有一些建樹；至少他統一了薩伊，同時把比人籠斷下的薩伊經濟移轉到其國人手中。另外，他的幣制改革也算是成功的！因此，薩伊的國際地位和聲望也在他治下大大的提高了！

莫布杜的這些政績，固然可以滿足薩伊人的民族虛榮感，但不能滿足薩伊人民的實際生活需要！

莫布杜的統治，在表面上看去是很穩定的！但實際上，他的政權真是危機四伏！

政治上，由於莫布杜連年排除異己結果，其本人已陷于孤立！國內的老百姓雖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流亡國外的薩伊政界人士，知識份子、天主教徒已漸次組織了起來，隨時待機行動，推翻莫布杜。

經濟上，薩伊雖然經過一陣繁榮！但由於莫布杜大喜功結果，已弄得國家經濟每況愈下<sup>②</sup>。

外交上，自一九七二年起，莫布杜也頗受季辛格的權力外交的影響，同時也想效法戴高樂採取所謂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在世界列強中，疏離美國，結好中共與法國，以致造成列強在該國爭霸的局面。在非洲國際政治上，他也企圖縱橫捭闔！他放棄昔年反共立場，大力結好親共的非洲國家。他這行徑，也使他在整個非洲國家中陷于孤立！理由是，第一：他結好親共的非洲國家，是為表示他的「前進」，但實際上，由於經濟利益關係，他又不能同那些親共的非洲國家站在一起反對南非共和國與羅德西亞白人政府，因而使那些親共的非洲國家看清了他的假面具。第二：他結好親共的非洲國家，背棄曾幫過他忙的那些溫和派的非洲國家，還拆「非馬聯盟」組織的台，這是許多溫和派的非洲國家難以原諒他的。第三：他既結好親共的非洲國家，但又不能與親共的安哥拉攜手合作。反而庇護安哥拉尼多（A. Neto）總統的政敵，即前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首領荷爾登，以致與安哥拉尼多政權結怨！由此可以說明為什麼絕大多數的非洲國家對他的要求援助，反應竟是那麼冷淡！親共的非洲國家甚且暗暗稱慶他面臨的大禍呢！

這次沙巴省的動亂，莫布杜政權幸賴法國與摩洛哥之助，轉危為安！但這並不是說，莫布杜政權從此可以安如泰山。因為，事實上反對他的人太多了！而且，這次入侵的「叛軍」并未被殲滅，這批叛軍採取游擊戰術，以山區叢林地帶為基地，準備長期作戰，拖垮莫布杜政權！莫布杜如想以速戰速決戰術，殲滅這批叛軍，勢必採取釜底抽薪辦法，揮軍攻入安哥拉，如此，勢將引發非洲地區國際大戰，其結果可能加速其政權的崩潰！

今天的莫布杜，已成為騎虎難下的人！莫布杜政權，也如同世界上所有的獨裁政權一樣，躲不了解體的厄運，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註② 莫布杜政權已向外舉債為數達卅億美元。見：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5, 1977